昭代典則

昭代典則卷之九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黄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叅訂
金陵周曰校刋行

太祖高皇帝

庚申十三年春正月戊戌誅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陳寧中丞凃節

自楊憲誅。而惟庸總中書之政專肆威福生殺黜陟有不奏而行者。內外諸司封事入奏惟庸先取視之有病已者輒匿不聞。私擢奏差胡懋爲巡檢。營其家事。由是四方奔競之徒。趨其門下及諸武臣諛佞者。多附之受

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國公徐達深嫉其奸邪。嘗從容言於上。惟庸忌之。達有閽者福壽。惟庸陰誘致為己用。冀得其力以圖達。為福壽所發。誠意伯劉基。亦嘗為 上言惟庸奸恣不可用。惟庸知之。由是怨恨基。及基病。詔惟庸視之。往以毒中之。基竟死。時八年正月也。上以基病久。不疑。基死。惟庸益無所憚。與李善長等相結。以兄女妻善長從子祐。貪賄弄權。無所畏忌。一日其定遠舊宅井中。忽生竹筍。出水高數尺。諛者爭言為丞相瑞應。又言其祖父三世塚上。皆夜有火光燭天。於是惟庸益自負。有邪謀矣。當是時。吉安侯陸仲亨。自陝西歸。擅乘驛傳。 上怒責之曰中原兵燹之餘。民始復業

第戶買馬艱苦甚矣使皆效爾所爲民雖盡鬻子女買馬走遞不能給也責捕盜於代縣平凉侯費聚常命往蘇州撫綏軍民聚不任事唯嗜酒色召還責往西北招降韃韃無功 上亦責之二人懼惟庸以權利脅誘之二人素戇勇又見惟庸當朝用事強盛因與往來久之益密嘗過惟庸家飲酒酒酣屏去左右因言吾等所爲多不法一旦事覺如何二人惶懼計無所出惟庸迺告以巳意且令其在外收輯軍馬以俟二人從之又與陳寧坐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驤取衛士劉遇寶及亾命魏文進等爲心膂曰吾有用爾也太僕寺丞李存義善長之弟惟庸之壻父也以親故往來惟庸家

惟庸令存義陰說善長同起善長驚悖曰爾言何爲者若爾九族皆滅存義懼而去往告惟庸知善長素貪可以利動後十日又令存義以告善長且言事若成當以淮西地封公爲王善長雖有才能然本文吏計深巧雖佯驚不許然心頗以爲然又見以淮西之地王已終不失富貴且欲居中觀望爲子孫後計廼嘆息起曰吾老矣由爾等所爲存義還告惟庸喜因過善長善長延入惟庸西面坐善長東面坐屏去左右款語良久人不得聞但遥見頷首而已惟庸欣然就辭出使指揮林賢下海招倭軍約期來會又遣元臣封績致書稱臣於元請兵爲外應事皆未發會惟庸子乘馬馳驟于市馬奔入

輓輅中傷死焉惟庸卽殺是輓輅者　上怒命償其死惟庸乃請以金帛給其家　上不許惟庸乃與李善長及塗節陳寧等謀起事便遣人陰告四方及武臣之從已者　上一日朝覺惟庸等舉措有異怪之塗節恐事覺遂上變告時商暠謫降中書省吏亦以惟庸陰事來告　上曰朕不負惟庸輩何得至是命羣臣更訊惟庸辭窮不能隱於是賜惟庸陳寧死又言塗節本為惟庸謀主見事不成始上變告不知何以戒人臣之奸宄者遂并誅節餘黨皆連坐羣臣又請誅善長陸仲亨等上曰朕初起兵時李善長來謁軍門曰有天有日矣是時朕年二十七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簿

書贊計畫功成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亾恐爲亂兵所掠持一升麥藏於草間朕見之呼曰來遂從朕長育成就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時腹心股肱吾不忍罪之其勿問

庚子以山西布政司左叅政偰斯爲吏部尚書河南按察使鄭九成爲禮部尚書應天府尹徐鐸爲戶部尚書○癸卯罷中書省陞六部改大都督府爲五軍都督府

胡惟庸等既伏誅　上諭文武百官曰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三年矣中間圖任大臣期於輔佐以臻至治故立中書省以總天下之文治都督府以總天下之兵政御史臺以振朝廷之紀綱豈意奸臣竊持國柄枉法誣賢

操不軌之心。肆奸欺之蔽。巧言結於衆舌。朋比逞於羣
邪。蠹害政治。謀危社稷。譬隄防之將決。烈火之將燃。有
滔天燎原之勢。賴神發其奸。皆就殄滅。朕革去中書省。
陞六部。倣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更置五軍都督
府。以分領軍衛。如此。則權不專於一司。事不留於壅蔽。
卿等以爲何如。監察御史許士廉等對曰。歷朝制度。皆
取時宜。況創制立法。天子之事。既出　聖裁。實爲典要。
但　慮陛下。日應萬幾。勞神太過。臣愚以爲宜設三公
府。以勳舊大臣。爲太師太傅太保。總率百僚庶務。其大
政。如封建。發兵。銓選。制禮作樂之類。則奏請裁決。其餘
常行事。則循制奉行。庶幾臣下絕奸權之患。主上無煩

劃之勞上然之至是罷中書省陞六部改大都督府為
五軍都督府布告天下
二月壬戌以嘉興府知府薛祥為工部尚書　辛未諭皇
太子諸王持守之道
諭曰吾持身謹行汝輩所親見吾平日無優伶暬近之
狎無酣歌夜飲之娛正宮無自縱之權妃嬪無寵幸之
招或有浮詞之婦察其言非即加詰責故各自脩飭無
有妬忌至若朝廷政事稽於衆論參決可否惟善是從
或燕閒之際一人之言尤加審察故言無偏聽政無阿
私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慮患防危如履淵冰苟非
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猶恐不及故與爾等言之使

知持守之道

遣應天府官祀歷代忠臣廟

漢將于文晉卞壼南唐劉仁贍宋曹彬元福壽凡五廟

韓國公李善長以年老養疾還　三月命戶部減蘇松嘉

湖四府重租粮額

上曰天地生物所以養民上之取民不可盡其利也夫

民猶樹也樹利土以生民資食以養養民而盡其利猶

種樹而去其土也比年蘇松各郡之民衣食不給皆爲

重租所困民困於重租而官不知䘏是重賦而輕人亦

猶虞人反裘而負薪徒惜其毛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傅

豈所以養民哉其賦之重者宜悉減之於是舊額田畝

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以下仍舊自今年爲始通行改科

夏四月令羣臣各舉所知

上諭羣臣曰天下賢才未嘗乏也謂皐夔稷契不復生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之士但世有升降故才有差等耳爲人上者能量才授職則無施不可蓋士之進退係乎國之治否吾以一人之智豈足以盡理天下必賴天下之賢然後足以有爲爾等宜體此意各舉所知以聞

復以湖廣漢陽州爲漢陽府德安州爲德安府隨縣爲隨

長寧縣爲歸州桂陽縣爲桂陽州陞荆門縣爲荆門州

○兩浙運使呂本奏均竈戶塩額從之

五月甲午雷震謹身殿大赦

乙未詔告天下曰朕以菲德托于萬姓之上奉天勤民于茲十有三年矣間者宰輔非才肆奸亂政朕思創造之艱難念民生之不易按法誅之恐陷於不義者於心未安朕於知人實朕之過上天垂戒朕甚懼焉可大赦天下除十惡不宥外洪武十三年五月初三日以前已未發覺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軍民已有定籍敢有以民爲軍亂籍以擾吾民者禁止之自洪武至十二年終軍民逋逃追捕未獲者勿復追太平鎮江宣城廣德

滁和今歲夏秋稅糧免其徵山西民爲軍者二萬四千
餘戶悉還爲民嗚呼居高聽卑仰天心之可格省躬知
過冀人事之克脩布告臣民想宜知悉
賜御史臺左中丞安然歸鄉里命韓國公李善長理其事
○詔免天下今年田租○勑諭遼東都指揮使司
勑曰五月二十五日得奏知高麗周誼至遼東朕觀其
來咨知東夷之詐將以搆大禍也此來豈誠心哉爾等
鎮戍邊方不能制人將爲人所制矣且高麗朝貢前已
違約朕常拘其使詰責之後縱其歸今當如約則事大
之志其庶幾乎使既來未聞有敬畏之心乃復懷詐令
誼作行人假稱計事此非有謀而何前元庚申君嘗索

女子於其國諸有女入於元宮後內君出齊朕之內臣得此女以歸今高麗數以請來使殊有意焉卿等不可不備册使入竟中國也物至當遣詣至京別有以處之

遣使齎符召興化府學教授吳源湖州府學教授童冀赴京賜罷吏部尚書劉崧禮部尚書偰斯致仕○遣使齎符召儒士王本杜佑龔斆趙民望杜斆李延齡李幹楊艮卿王咸李吳慎明劉仲海鄒魯狂宋李子至京○遣使勑諭江陰侯吳良等停罷王府一切役作○六月以蘇恭讓為漢陽知府

恭讓為治簡而明嚴而不苛漢陽密邇省城凡徭役科徵倍於他郡故政繁而民困前守無敢言者恭讓每遇

重役必詣上官申理事多簡省民賴以安先是有趙廷蘭者知漢陽縣愛民如恭讓朝廷嘗遣使下縣取陳氏散卒他縣卒多以民丁應數規免已責廷蘭獨爲民辯明民得不擾漢陽之民言郡守則稱蘇恭讓言縣令則稱趙廷蘭

是月受朝於正殿

上以天變避正殿羣臣上表固請制書荅曰朕聞堯舜禹湯文武德侔天地仁洽民心嘉祥屢臻號稱至治朕菲德不能任賢圖治是以上天垂戒災異荐興夙夜兢業不遑寧處特避正殿以省厥愆卿等上表固請勉徇羣情朝臣民於正殿期德政於日新冀天心之可格尚

姦臣察匿朕不逮

罷御史臺及提刑按察司〇臣戒錄成頒布中外時胡惟庸謀叛事覺　上以朝廷用人待之本厚而久則恃恩肆爲奸宄然人性本善未嘗不可教戒乃命翰林儒臣纂錄歷代諸侯王宗戚宦官之屬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備其行事以類書之既成賜名曰臣戒錄頒告中外之臣俾知所警

秋七月庚子詔留高麗使者周誼于京師遣其通事先還

九月丙午始置四輔官以王本杜佑龔斅爲春官杜斅趙民望吳源爲夏官秋冬官缺本等兼之

先是徵儒士王本等至京　上以勑諭之既而　上坐

武英殿西廡召見諸儒使各言其志本等對曰爲士者
貴幼學而壯行然求之往昔懷致君澤民之志而不遇
明主道不行功不立徒遷沒于世如此人者豈不悲哉
今臣等草野愚陋學不足以明道才不足以經世謬蒙
上以儒臣召與圖治道臣等遭遇恩榮誠千載一時慶
幸何如若不思報稱是自棄於明時何以稱士　上悅
故命爲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必欲
德合天人均調四時以臻至治告之太廟
冬十月戊午朔勑諭四輔官王本等
勑曰自胡惟庸不法之後特召天下賢才而有司又多
泛舉尚書范敏獨能荐卿等以輔朕朕視卿皆高年篤

厚故九月告于太廟議立四輔以王本杜佑龔斅爲春官杜斅趙民望吳源爲夏官惟秋冬缺官以本等攝之是年自春至夏災咎屢見惟秋之暮天氣尚暄嘗諭本等沐浴致戒精勤國務以均調四時本等奉命盡誠迨立冬朔風澈寒以成冬令嗚呼天其兆吉人乎感應之機如響斯答古者三公四輔論道經邦理陰陽順四時其或有乖戾則曰公輔失職蓋人事有不齊則天應之有如此者卿等尚當竭忠誠以勤厥職庶幾感格天心苟在己之誠一有不至則不足以動人況於動天乎可不慎歟

爪哇國王八達那巴那務遣使奉金葉表入貢留其使月

餘遣還

十二月安置致仕翰林學士承旨宋濂於茂州

宋濂孫宋慎坐胡惟庸黨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上怒欲誅之皇后諫曰民間請一先生尚有始終不忘待師之禮宋濂親教太子諸王豈宜若是恕况濂致仕在家必不知情乞赦其死上意解濂遂得發茂州安置行至夔州以疾卒○門人方孝孺爲文祭之曰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爲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羣類而不獲蓋其後見其所有者皆衆人之所難能而未嘗自以爲足其所遇者皆衆人

之所難處則泰然委命而不繫乎戚欣此公之所以跨
越前古拔彙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者乎
世烏足以知之徒傳誦其遺文執其詞者或其意得其
似者失其眞彼好毀者且君此又何怪乎臧倉與叔孫
宜乎公之厭斯世而不居其遠跡於峨嵋蓋將弔重華
於九疑唁屈子於江濱而不忍汙乎流俗之塵埃也然
則公固以死生榮辱爲夢幻得失毀譽爲浮雲六合之
内孰非其第宅薦紳之士皆若其曾玄尚何窮達之足
云吾獨悲嘆而不止者上以憂乎斯道下以憫乎斯民
愧受恩而未報悵來者之無聞公其舍此而安之豈其
與形俱逝與物同泯乎吾猶彷彿見公騎風馭氣鞭日

月而吮星辰遨遊乎崑崙之野出入于無窮之門是蓋處乎世者止七十有二而不死者不知其幾千萬春其遇乎人者雖若槷危而可痛而樂乎天者不可數計而具陳而吾猶嗷嗷哭于山巔與水濱是皆公之所笑而奚能酬教育之恩嗚呼哀哉列泰華以爲殽注滄海以爲樽吾知公之不我顧而庶幾可以報公者習其所聞以求不負乎明訓行其所得以冀有益於黎元辭皇天與后土尚同鑒乎斯言

辛酉十四年春正月戊子故蒙古平章孛羅帖木兒不花入寇命魏國公徐達信國公湯和潁川侯傅友德率師討之○諭吏部任官辨邪正

一曰樹藝非其土則不蕃授官非其才則不任任官之術惟在存方正之士屏邪佞者必去之吏部臣對曰人之邪正實亦難辨上曰衆人惡之一人悅之未必正也衆人悅之一人惡之未必邪也蓋出於衆人爲公論出於一人爲私意然正人所爲治官事則不私其家當公法則不私其親邪人反是此亦可辨

諭禮部賞罰未當明白執論

上諭禮部臣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任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此不足以爲勸懲朕觀漢高帝斬丁公封雍齒唐太宗黜權萬紀李仁發而賞魏徵之直皆至當可以服人所謂賞一君子

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朕於賞罰未嘗敢輕若一時處分或有未當卿等宜明白執論寧使賞厚於罰但不可濫及使小人僥倖耳

丁未斥近臣言理財者

近臣有言國家當理財以紓國用者言之頗悉

上曰天地生財以養民故為君者當以養民為務夫節浮費薄稅斂猶恐損人況重為徵斂其誰不怨咨也近臣復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儲偫而能為國家者上曰人君制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為一家之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為天下之主當貯財於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桑弘羊孔僅之徒

爲聚斂之臣剥民財利海内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
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爲戒於是言者愧悚自是
無敢以財利言者
以禮部侍郎李叔正爲禮部尚書○始編賦役黃冊每以
每百一十戶爲一里推丁粮多者十人爲里長餘百戶
分爲十甲歳役里長一人管攝一里之事城中曰坊近
城曰廂鄉都曰里十年一週每里編爲一冊冊首總爲
一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則帶管於一十戶之外而列
於圖後名曰畸零冊成一本進戶部各布政司及府州
縣各存一本十年攢造一次遂爲定制
二月甲子以鄭湜爲福建布政司左叅議

混金華浦江人鄭綺八世孫鄭氏素以孝義聞時胡惟
庸既敗四方有仇怨相告訐者凡指為胡黨率坐重獄
及是有訴鄭氏交通惟庸者混兄弟六人吏捕之急諸
兄爭欲行混曰弟在其忍使諸兄罹刑辟獨請吏請行
仲兄濂先有事京師暨弟至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弟
無與焉混曰兄老吾往辨之萬一不直弟當服辜二人
爭入獄上聞之俱召至廷勞勉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
而肯從人為非耶即宥之詔賜酒食擢為參議賜冠帶
襲身

三月辛丑命宋國公馮勝佩印節制河南○癸酉命刑部
更定徒罪煎塩炒鐵之例

應發[illegible]者福建廣西之人發兩淮河南山東廣東
之人發兩淛。直隸江西浙江之人發山東直隸江北之
人發河門湖廣之人發海北北往非沙鐵者江西之人
發大安萊蕪等處山西之人發肇昌北平之人發平陽
四川之人發黃梅海北海南之人發進賢興國

夏四月丙辰命國子生兼讀劉向說苑及律令

上諭祭酒李敬曰。說苑一書劉向之所論次多載前言
往行至於律令。載國家法制參酌古今之宜卿其導諸
生讀經史暇兼讀說苑律令。必有所益。

大將軍徐達率諸將出塞

右副將軍傅友德至北黃河虜騎駭遁友德選輕騎夜

襲灰山克之獲其部落人畜甚衆西平侯沐英等畧公主山長寨殲其戍卒獲全寧四部以歸

癸酉召前武昌知府傅藻爲河南按察使○五月癸丑召山西右布政使趙新爲翰林院脩撰○五溪蠻作亂命江夏侯周德興討平之

五溪蠻作亂議出師討之江夏侯周德興請行時德興年老上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且示其矍鑠狀上壯而遣之賜以手書曰古之將臣忠於爲國者盡智慮筋力之所能及禦災捍患終其身而後止若趙充國啚取西羌馬援請討交阯朕嘗歎羡謂古有其人而今不可得廼者五溪蠻叛阻遏王化賊禍良民朕方擇將命師爾德

興奮然請行朕憫卿年老不忍煩卿卿迺固請爰命爲
大將徃靖南服於戲忠勤不怠卿之志見矣禦侮安民
尤在斯行功成師旋當有以報卿也
復置提刑按察司○以賢良方正何德忠爲河南布政使
司左叅議聰明正直金思存爲北平布政使司右叅議以
孝弟力田聶士舉爲四川布政使司左叅政賢良方正吳
安素爲右叅政○六月安南陳煒遣使奉表貢方物初之
時思明府來言安南脫洞二縣攻其永平等寨安南亦
言思明府攻其脫洞諸處上以其詐命還其貢以書詰
責陳煒言其作奸肆侮生隙搆怨欺誑中國之罪復勑
廣西布政司自今安南入貢並勿納

秋七月戊戌日本國王良懷遣僧如瑶等貢方物及馬却
之
仍命禮部責其國王曰大明禮部尚書致意日本國王
王居滄溟之中輒世長民今不奉上帝之命不守已分
但知環海為險依山為固妄自尊大肆侮隣邦縱民為
盜帝將假手於人禍有日矣吾奉至尊之命移文與王
王若不審巨微效井底蛙仰觀鏡天自以為大毋乃搆
隙之源乎王涉獵古書不能細詳始號曰倭後惡其名
遂改日本自漢歷魏晉宋梁隋唐宋之朝皆遣使奉表
貢方物生口當時帝王或授以職或爵以王或賂以親
由歸慕意誠故報禮厚也若叛服不常搆隙中國則必

受禍如吳大帝晉慕容廆元世祖皆遣兵征伐俘獲男女以歸千數百年間往事可鑑也王其慎之

八月庚申河決河南原武祥符中牟諸縣○九月壬午命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帥師征雲南

上諭在廷文武諸臣曰雲南自昔爲西南夷至漢置吏臣屬中國今元之遺孽把匝剌瓦爾密等自恃險遠桀驁梗化遣使招諭輒爲所害負罪隱慝在所必討羣臣合辭以賛 上於是御奉天門命潁川侯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爲左副將軍西平侯沐英爲右副將軍統率將士往征雲南友德等既受命 上諭之曰雲南僻在遐荒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形勢以規進取朕

嘗覽輿圖咨詢于衆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迺進兵曲靖雲南之喉襟彼必併力於此以拒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取勝正在於此郎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勁兵趨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彼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宜分兵徑趨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苦煩兵也

癸未定翰林院欽天監太醫院官制

翰林院革承旨直學士設學士一人侍講學士二人侍讀學士二人孔目一人屬官侍講二人侍讀二人五經

博士五人典籍二人侍書二人待詔六人史官修撰三人編修四人檢討四人學士掌詞翰禮文草詔勑備顧問詳正圖書考議制度凡經筵日講修書之事皆承命而統領焉講讀專講讀經史五經博士專經講義以佐學士史官掌修國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禮樂兵刑諸大政上所下詔勑書檄批荅王言皆謹籍而記之以備實錄○欽天監定設監正一人監副二人五官正五人五官靈臺郎四人五官保章正二人五官挈壺正二人五官監候三人五官司曆二人五官司晨八人刻漏博士六人監正掌察天文定曆數監副爲之貳凡日月星辰風雲氣色之變異率其屬而占候焉密疏于上凡歲

大統曆。御覽月令曆。七政躔度曆。六壬遁甲曆。並先期奏行下。凡營建司旅冠昏陵寢選地擇日。凡立春先期候氣於東郊。凡大朝賀。設定時鼓於文樓報時雞唱擊鼓。各供其事。凡日月交食先期算其分杪時刻起復方位。上聞下禮部移內外諸司救之。○太醫院令一人。丞五人。吏目一人。屬官御醫四人

定啟事東宮稱臣之例

給事中鄭相同言啟事東宮。惟東宮官屬稱臣。朝臣則否。蓋尊無二上之意。詔議之。翰林編修吳沉奏曰。東宮繼聖體。承天位。臣子之禮何得有異。請凡啟事稱臣如故。從之。

四川水盡源通塔平散毛諸洞長官作亂命江夏侯周德興移兵討平之

時德興師師征五溪蠻蠻人散走及是復命討諸洞未幾皆平之

冬十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復置大理寺

寺掌審讞允反刑獄之政令設卿一人左右少卿各一人左右寺丞各一人其屬司務二人左右二寺各寺正一人寺副一人評事四人

癸亥遣監察御史林愿等分按各道罪囚

上欲革天下刑獄壅蔽之弊故分遣御史四出按治凡罪重者悉送京師大理寺詳議於是愿等往湖廣等處

石恒等往直隸蘇松諸府勑諭之曰王者順天時以修政令古之制也今天氣嚴肅當修刑典御史職在司法伸理冤抑今遣爾等往各處審決獄囚其罪重者悉送京師令大理寺詳讞無任情以屈法枉道以厲民期於律應人心法當天理欽哉

己卯衢處溫三府山寇作亂延安侯唐勝宗討平之○湖州府揭陽程鄉二縣民作亂南雄侯趙庸討平之○十一月庚戌福安縣民作亂延安侯唐勝宗分遣將士討平之○十二月壬子以禮部郎中高信爲本部試尚書○丁巳命翰林院編修檢討典籍考駁諸司奏啓以聞○辛酉征南將軍傅友德等克貴州普安進兵曲靖

傅友德兵至湖廣卽分遣都督胡海洋等帥兵五萬由永寧趨烏撒友德與藍玉沐英率大軍由辰沅趨貴州進攻普定克羅兒苗蠻犵狫聞風而降至普安復攻下之乃留兵戍守進兵曲靖

丙寅征南將軍傅友德平曲靖遂率師擣烏撒分遣將士趨雲南

友德師至曲靖擊敗梁王將達里麻兵于白石江先是梁王把匝剌瓦爾密聞王師下普定遣司徒平章達里麻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備我師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謂友德曰彼不意我師深入若倍道疾趨出其不意破之必矣 上所謂出奇取勝者此也友德是之遂

進師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四塞衝霧而行阻水而止則已臨白石江矣頃之霧霽達里麻見之大驚倉皇失措友德即欲濟師英曰我軍遠來形既露固利速戰然亟濟恐爲所犯乃整師臨流勢若欲濟達里麻果擁精鋭扼水英於是別遣數十人從下流潜渡出其後鳴金鼓樹旗幟達里麻見之急撤衆以禦衆亂英乃挾勁督師濟江達里麻却數里而陣我師畢濟既陳友德麾兵臨敵矢石齊發呼聲動天地戰數合英縱鉄騎擣其中堅敵衆披靡遂大敗生擒達里麻俘其衆萬計友德悉撫而縱之使各歸其業夷人見歸者皆喜而軍聲益振遂平曲靖留兵鎮其地友德率其衆數萬擣烏撒分遣

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率師趨雲南

癸酉藍玉沐英克雲南

壬申故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既入羅佐山其右丞驢兒自曲靖馳歸謂曰事急矣將奈何於是把匝剌瓦爾密挈妻孥與左丞達的驢兒俱入普寧州忽納砦焚其龍衣驅妻子赴滇池死把匝剌瓦爾密遂與達的驢兒夜入草舍中俱自縊死癸酉征南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師至雲南之板橋元右丞觀音保等出降明日駐師金馬山故梁王闍監也先帖木兒以金寶來獻諸父老焚香迎拜玉等整師入城戒戢軍士秋毫無犯吏民大悅藍玉遣景川侯曹震定遠侯

王弼宣德侯金朝興率兵二萬三千。分道進取臨安諸路。

封皇子權爲寧王（在大寧喜峯關外故會州地） 〇戊寅征南將軍傅友德克烏撒遂下東川烏蒙芒部諸蠻

初大軍破曲靖傅友德自率師循格孤山而南以通永寧之兵遂擣烏撒諸蠻時元右丞實卜聞都督胡海洋等進自永寧乃聚兵赤水河以拒之及聞大軍繼至皆遁去友德令諸軍築城板鍤方具蠻寇復大集友德屯兵山岡持重以待之諸將欲戰友德故弗許士卒無不奮勇思致死力。友德度其可用下令曰我軍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復合。心必不一併力勦之破之必矣若

侯彼據險自固未易克也我軍旣陣有芒部土酋率衆援之賓卜合勢迎戰我軍鼓譟逆之戰十餘合其酋長多中槊墜馬死我軍勢益奮蠻衆力不能支大潰斬首三千級獲馬六百匹賓卜率餘衆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震讋咸望風降附。

壬辰十五年春正月辛巳朔始用重制九奏侑食樂章一奏炎精開運之曲。二奏皇風之曲。三奏眷皇明之曲四奏天道傳之曲。五奏振皇綱之曲六奏金陵之曲七奏長楊之曲。八奏芳醴之曲九奏駕六龍之曲。

白虹貫日○曹震王弼師至威楚路故蒙古平章閭乃馬

及等條○壬午故蒙古曲靖宣慰司及中慶澂江武定三路嵩明普定昆陽安寧新興南建水七州昆明富民宜良邵甸河陽陽宗六縣達魯花赤等官皆詣藍玉沐英獻金銀銅印條○始置諸司勘合

其制以空冊合空紙之半而編寫字號用內府關防印識之右之半在冊左之半在紙冊付天下布政司都指揮使司及提刑按察司直隸府州衛所收之紙藏於內府凡府部等衙門行文移到於內府領紙填書所行之事以下所司以冊合其字號印文相同則行之謂之半印勘合以防欺弊

丙戌命翰林院編類華夷譯語

上以前元素無文字發號施令但借高昌書製蒙古字行天下乃命翰林侍講火原潔與編脩馬懿赤黑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秘史參考以切其字諧其聲音既成詔刊行之自是使臣往來朔漠皆能得其情

命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

上諭天下朝覲官曰古之薦舉者以實不以名後世薦舉者徇名而遺實故往往治不如古朕遵倣古制舉用賢才各因其器能而任使之庶幾求其實茲令爾等來朝其各舉所知凡有一善可稱一才可錄者皆具實以聞朕將隨其才權用之毋有所隱

丁亥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甲午遣使諭征南將軍傅友德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置雲南都指揮使司及承宣布政使司

諭曰比得報知雲南已克然區畫布置尚煩計慮前已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然其地去雲南尚遠今雲南既克必置都司於雲南以統率諸軍既有土有民又必置布政司及府州縣以治之其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之地更宜約束其酋長留兵守御禁其民毋挾兵刃至於諸翠董不盡服之雖有雲南亦難守也其從征軍士有疾病疲弱者毋衛毋限十人百人可先遣還○詔諭烏蒙烏撒東川等處人民曰曩者元政不綱豪傑縱橫朕

徒師旅興之並驅十有二年然後命將四征五年而天下定萬姓寧建號紀元又十五年矣華夏蠻貊罔敢不服惟爾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諸夷抗命弗廷而雲南梁王尤肆陸梁誘我逋逃擾我疆埸用是命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統三十萬衆問爾西南諸夷之罪今得捷報言雲南部落俱已降附故特遣使齎詔諭爾諸夷自今有不遵教化者即加兵討之於戲春秋之義罪莫大於拒王命納逋逃爾等其洗心滌慮效順中國朕當一視同仁豈有間乎

宣德侯金朝興兵駐臨安故蒙古右丞兀卜台等降○始

改國子學爲國子監○閏二月癸卯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進師大理克之

戊戌勑諭征南將軍傅友德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曰近者指揮何福至京得知摧堅撫順之方運籌決勝之畧然雲南自漢以來服屬中國惟宋不然胡元則未有中國已下雲南近因彼侮朝廷命卿等討平之今諸州已定惟大理未服尚生忿恨當即進討故命福馳回諭諸將軍夷雖頑獷詭詐多端阻山扼險是其長計攻戰之策諸將軍必籌之熟矣若頓師宿旅非我之利要在出奇制勝乘機進取一舉而定再不勞兵可也

所奏事宜悉從爾請癸卯征南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

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進兵攻大理克之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河爲固土酋段世聞王師且至聚衆扼下關以守下關者南詔皮羅閣所築龍尾關是也號爲險要玉等至品甸遣定遠侯王弼以兵由洱水東趨上關爲犄角勢自率衆抵下關造攻具遣都督胡海洋夜四鼓由石門間道渡河繞出點蒼山後攀木援岸而上立我旗幟昧爽我軍抵下關者望之踴躍讙譟酋衆驚亂英身先士卒策馬渡河水沒馬腹將士隨之莫敢後遂斬關而入山上軍望見亦下攻之酋兵腹背受敵遂潰拔其城段世就擒乃分兵取鶴慶略麗江破石門關下金齒由是車里平緬等處相率來降諸夷悉平

三月癸亥命南雄侯趙庸籍廣州蛋戸萬人爲水軍〇丙寅以工部侍郎趙俊爲工部尚書吏部試侍郎李信爲吏部尚書〇夏四月辛巳廉州府巡檢王德亨上言取西戎水銀坑冶斥之

王德亨上言家本階州界於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緑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于朝　上謂戸部臣曰盡力求利商賈之所爲開邊啓釁帝王之深戒今珍奇之産中國豈無朕恐閉絶之恐此途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爲害甚大况控制邊境貴於安靜苟用兵爭利擾擾不休後雖悔之不可追矣此人但知趨利不知有害豈可聽也〇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鎭地産鐵元

時嘗於此置鐵冶都提舉司總轄沙窩等八冶爐丁萬

五千戶歲收鐵百餘萬斤請如舊置之

上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且利不

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利源通而有益於官官專其

利則利源塞而必損於民今各冶鐵數尚多軍需不乏

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是又欲驅萬五千

家於鐵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

丙戌詔天下通祀孔子

上諭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後世

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綱常以正彝倫攸序其功參于

天地今天下郡縣廟學並建而報祀之禮止行京師豈

非闕典。卿與儒臣。其定釋奠禮儀頒之天下學校。令以每歲春秋仲月。通祀孔子。又命外府州縣學田租入官者。悉歸于學。俾供祭祀。及師生俸廪。仲質對曰。前代學田。多寡不同。宜一其制。乃詔定三等。府學一千石。州學八百石。縣學六百石。應天府一千六百石。各設吏一人以司出納。師生月給廪膳米一石。教官俸如舊

壬辰。免浙江。江西。河南。山東。直隸府州縣稅糧○罷都尉府。置錦衣衛指揮使司○丙申。更定左右春坊官制

先是。置東宮左右春坊司直郎。秩正六品。至是更定左春坊。置左庶子一人。正五品。左諭德一人。從五品。左中允二人。正六品。左贊善二人。左司直郎二人。俱從六品

右春坊官制與左春坊同。

烏撒諸蠻復叛

上勑諭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烏撒諸蠻伺官軍散處。大勢不合。故有此變。朕觀雲南之地如曲靖普安烏撒建昌。卽今勢在必守。東川芒部烏蒙。未可守也。且留大軍屯聚。蕩除烏撒芒部等蠻。戮其酋長。使之畏威。方可分兵守禦。彼蠻負固者尚多。爾其愼之。

癸卯以儒士吳顒爲國子監祭酒

上諭顒曰。國學者。天下賢材所萃。而四方之所取正。必師道嚴。而後模範正。師道不立。則教化不行。天下四方。

何所取則。卿宜崇重德義。正身率下。俾諸生有所模範若徒以文辭爲務。記誦爲能。則非所以爲教矣。爾其慎之。

詔旌表遼東節婦

故元臣名祖。自遼東來歸。言遼東風俗。以獵爲業。農作次之。素不知詩書。而俗尚禮教。往年有高希鳳者。爲亂兵所掠。斷其右腕而死。其妻劉氏被虜。罵不絕口。亦爲所殺。希鳳仲弟藥師奴。亦死於亂。妻李氏。携子與姪避難。度不能兩全。以子差長。棄之。獨携姪行。及混一。復業訪得其子。同歸守服。希鳳季弟伯顏不花。爲納哈出所殺。妻郭氏。自縊死於馬櫪。希鳳從子高塔失丁。爲讐誣

縊死。妻金氏。與姑邢氏。縊死魚塢居室。又言定遼南河寨幹羅村有裴鐵猛死。妻李氏。晝夜哀臨。塟之日。陳祭辭柩畢。縊于屋西桑樹。鄉人義之。上爲動容稱嘆。即詔有司。旌表希鳳家。爲五節婦之門。裴鐵家。貞節之門。

五月丁丑帝幸國子監謁先師孔子

上謂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國學新成朕將釋菜。令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而再拜。朕謂孔子明道德以教後世。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如孔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明斷不惑於左右之言。今朕君天下敬禮百神。於先師之禮。宜加尊崇

仲質乃與儒臣。定議其儀。乙丑。上幸國子監。謁先師孔子。釋菜禮成。退御講筵。祭酒吳顒等。以次講畢。上復命取尚書大禹臯陶謨洪範觀爲講說。反覆開諭。羣臣聞者。莫不悚悅。遂賜宴。竟日而還。○勑諭國子監生曰。仲尼之道。上師天子。下教臣民。自漢及今。未有逾斯道而能久。朕統一寰宇。君主斯民。切惟學校國之首務。乃今年春。命工曹搆廟學。五越月而成。於是博選師儒。教訓生徒。期在育君子。以履仲尼之道。助我後嗣。以安天下蒼生。苟教之不以其道。學之不盡其心。則恐養非君子。用非賢人。徒勞民供。無益國家。爾諸學者。當謙柔恭讓。存禮義之勇。去血氣之剛。持守仲尼四勿之訓。續曰

經旬。以踰歲月。不變其所學。則賢人君子矣。由是出為國用。致君於堯舜。躋民於雍熙。顯揚其親。永世不磨。豈不偉哉。宜體朕意。立乃志。務乃學。正爾儀。慎爾言。勉務進脩。無間晝夜。講於友。必正道以相輔。問於師。必致恭而聽受。有乖此禮者。監丞糾之。毋忽。

六月戊寅。置大渡河守禦千戶所。○秋七月。沐英自大理還軍。會傅友德進擊烏撒。克之

辛卯。上遣使諭安陸侯吳復。平涼侯費聚曰。符到可疾報征南三將軍。凡烏撒。烏蒙。東川。芒部。磐石。關索嶺諸蠻。悉除蕩之。爾安陸。平涼二侯。會兵攻擊。砦栅安陸總兵。平涼副之。若通關索嶺路。慎勿與蠻人戰於嶺上。當

分兵直擣賊巢。以掩襲之。使彼各救其家。不能糾合。何以抗我師。其傍土寨。卽未能下。俟三將軍師至。合力攻之。必克也。於是征南右副將軍沐英。自大理還軍滇池。會征南將軍傅友德兵進攻烏撒。大敗其衆。斬首三萬餘級。獲馬牛羊以萬計。餘衆悉遁。復遣兵捕擊之

以前國子助教關濟試刑部尚書○詔禮部設科舉取士三年一試著爲定例○命議屯田之法

士卒饋運渡海。有溺死者。上聞之。命羣臣議屯田之法諭之曰。昔遼左之地在元爲富庶。至朕卽位之二年。元臣來歸。有勸復立遼陽行省者。朕以其地早寒。土曠人稀。不欲建置勞民。但立衛以兵戍之。其糧餉歲輸海上

每聞一夫航海，家人懷訣別之意。然事不獲已，憂在朕心。必至期復命，士卒無虞，心方釋然。近聞有溺死者，朕終夕不寐。爾等其議屯田之法，以圖長久之利。

廣東儒士上治平策

有廣東儒士上治平策者，上覽之，顧謂侍臣曰：此人不識道理。豈有涉數千言論治，而不及用賢？天下之大，欲朕一人自理之乎？雖有至聖之君，猶以用人爲重。罔嘗謂人無足用也。蓋獨智自用，則所見者狹；資賢而任，則所及者廣。學士宋訥對曰：誠如聖諭。但賢才之在天下，在上豈能罔知？必賴羣臣薦舉。然得賢與否，係夫舉之者何如耳。上曰：小人所舉，未必爲君子；君子所舉，未必

爲小人。故觀其舉者。即可知其人賢否矣。○上謂翰林學士宋訥曰。朕毋觀尚書。至敬授人時。嘗嘆敬天之事。後世中王。猶能知之。敬民之事。則鮮有知者。蓋彼自謂崇高。謂民皆事我者。分所當然。故威嚴日重。而恩禮寖薄。所以然者。只爲視民輕也。視民輕。則與巳不相干。而畔渙離散不難矣。惟能知民與巳相資。則必無慢視之弊。故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古之帝王。視民何嘗敢輕。故致天下長久者。以此而已。

八月丙戌。皇后馬氏崩。

謚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葬孝陵。宗[illegible]

命刑部尚書開濟定議考試 徵至秀才優劣

監察御史趙仁言臣聞治天下以得賢爲本宜教化以治民爲先欽惟聖心拳拳以天下之廣惟恐一夫不得其所。官不稱其職除官拜命諄諄告戒至親且切盡欲使斯民樂於雍熙天下期於無則而已曩者以賢良方正聰明正直孝弟力田文學之士列置郡縣俾宣明教化撫安生民授任之際才智高下一時未盡周知將一考矣政績少聞於是又聘天下秀才以資任用臣愚以爲從古以來知人不易莫若考其經明行修達於政事者爲一等通曉四書才兼幹濟者爲一等量才授職代彼舊官其既代之官就令布政使司按察司考覈孰

爲稱職。既爲不稱職。既爲平常。給以紙牌。遣赴吏部再加考覈。若有功勤廉幹者。擢用之。庸怠貪鄙者。罷黜之。如此則官得其人。民被其澤矣。上覽其言。謂刑部尚書開濟等曰。設官分職。所以安民。官不得人。民受其害。今徵至秀才。不下數千。宜試其能否。考其優劣。然後任之以職。爾等足議。以聞。於是濟等議爲七條。其一。宜選文武之臣。有才識者。於公事暇時。以所取秀才。十一延問。以經明行修爲一科。工習文詞爲一科。通曉四書爲一科。言有條理爲一科。曉達治道爲一科。六科備者爲上。三科以上爲中。三科以下爲下。六科俱無爲不堪。其上觀其言貌。止知大略。觀其行事。乃見實能。宜今京官於

秀才內。各舉所知。舉中者畧加陞擢。不當者罰及舉主
其三往者犯罪官員。皆以怠惰無能。遂致廢事。今宜精
選可用者留之。老疾不堪者遣還。仍令布政使司按察
司。具其善惡實跡。參其所言得失。以爲黜陟。其四秀才
多郡縣一時起送。其堪錄用者。猶慮未嘗練習政務。况
又用非其才。則非但速於獲戾。民亦被其害矣。今堪用
者。上宜量才授職。未可遽遷重任。其不堪任遣還鄉里
者。可令爲社師。明經老疾者。授以教官。其五見任官員
其間豈無才學之士。歷任老成。有績可稱。而無過者。務
用之。或加陞擢。與初任秀才。參署政務。所謂孝弟力田
聰明正直者。多非其人。宜悉罷舉。其六刑罰未省。賦役

未均皆由所司不得其人。今以秀才任之。必能興學校教民有方。均平賦役使民無訟矣。其七内六部察院。外布政使司按察司及府縣守令。任亦重矣。得其人則政舉。非其人則職廢。必選通儒達吏練事老成明於治體可以任重者。使居之。不可泛用非人。議上從之。

吏部以經明行修之士鄭韜等三千七百餘人入見

上諭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側席賢士。與圖至治。然自古知人。堯舜所難。豈所知者皆賢。所未知者無賢哉。故勑天下。徵聘遺逸。卿等固皆賢人君子。山林之下。又豈無如卿者。其悉舉以爲朕用。於是濟寧單縣儒士張寧。以董倫等薦。復遣使徵之。仍賜韜等鈔。人各一錠。

是使勑勞征南將軍傅友德等

勑曰卿等提兵振揚國威擒首帥于曲靖西敗烏蠻於河渡比席卷長驅掃金馬碧雞而撫金沙至於金齒檄定百蠻威加八譯將軍之勞至矣尚勗之哉

丁酉以秀才曾泰爲戶部尚書○乙巳遣使諭征南將軍傅友德右副將軍沐英

先是乙未遣使諭友德等曰得報知永昌侯駐軍建昌大將七月二十八日巳擊敗烏撒次第搜捕林箐諸蠻然此地山高道隘必不可輕動宜以永昌平涼安陸三侯王張郭三都督軍會而爲一以大勢壓之則一舉可殄矣今自七星關來者又云芒部烏撒之蠻至夜舉火

挐家入靄翠之地。符至可諭靄翠之民縛送軍前。其關索嶺非古正道。古道又在西北。可以大軍蹂之。開此道以接普定。則芒部酋長必盡獲以來。將軍其熟圖之。乙巳復遣使諭傅友德等曰。雲南士卒艱食。措置軍士。貴乎得宜。否則大軍一回。諸夷復叛。力莫能制。其士卒逃者。既入蠻地。不復能出。蓋非蠻人殺之。則必爲禁錮深山。使之耕作。凡守禦之處。當以此曉之。藍玉費聚吳復。三侯。王張郭三都督。會所部兵馬。窮索山林。則餘寇可悉擒也。兵既艱食。固不宜分。止於赤水畢節七星關各置一衛。黑張之南。尾店之北。中置一衛。如此分守。則雲南道路。往無礙矣。靄翠之地。必以十萬衆。乃可定也

況此數者朕所見大槩耳萬里之外豈能周知若軍中便宜則在將軍等自處置也

九月壬戌始鑄監察御史印（文曰繩愆糾謬）○癸亥置天下府州縣提刑按察分司以儒士王存中等五百三十一人為試僉事人按治二縣○丁卯設北平沿邊要害關隘二百處以各衛校卒戍守○雲南諸夷復叛右副將軍沐英討平之

先是征南將軍傅友德等既平雲南即分兵四出討諸蠻寨未服者雲南城守者少諸夷因相煽為叛謀有土官楊苴尤桀黠紿其下曰總兵官已領大軍俱回矣雲南城可取也糾集蠻衆二十餘萬來攻時城中食少士

卒多病。忽聞寇至。頗以爲憂。都督謝能馮誠等。嬰城固守。旋施樓櫓。備戰具。多置強弓弩於陴上。至輒射之。往往應弦而斃。伺賊少怠。則出勁兵以擊之。賊不能攻。遂連爲困城計。將沐英等。駐兵烏撒。聞之。卽選驍騎一萬還救。至曲靖。遣卒潛入報城中。爲賊所得。紿之曰總兵官領三十萬軍至矣。賊衆驚愕。遂拔營宵遁。走安寧羅次邵甸富民普寧大棋江川等處。復據險樹柵。欲謀再寇。英分調將士皆勦除之。生擒四千餘人。諸部悉定。雲南復平。

晉府致仕長史桂彥良上太平治要

彥良上太平治要。凡十二條。一曰法天道。二曰廣地利

三曰順人心四曰養聖德五曰培國脉六曰開經筵七曰精選舉八曰審刑罰九曰敦教化十曰馭戎狄十一曰蒐材俊十二曰廣咨訪上曰彥良所陳通達事理有裨於政道世謂儒者泥古而不通今若彥良可謂通儒矣

以應聘儒士沈士榮爲翰林待詔

士榮上疏曰臣欽承勑符受國重聘赴京師與天下之士數千人親承聖諭共論治道諄諄誠切至於再三顧臣愚昧不足以答聖意然使臣不肖之言得行則賢於臣者必皆進言矣欽惟皇上恭勤求治於今有年在朝賢哲豈皆不言耶所用臣宰豈皆不賢耶恐言之不能

拔其本用之未盡展其才故重勞宸慮也況今智者自爲身計甘溺於暴棄愚者不思自守累犯於憲章皆由進言者無拔本之論選官者無量才之實昔魏徵之事唐太宗不過隨事立諫不能格君心之非是無拔本之論也漢文帝屈賈誼於長沙是無量才之實也古稱才難周有九人而已況賢之難遇千萬不得一二如淘沙中之金厭沙中而不淘則金不可得也用人而歷試之如鑛之鍊銀若不鍊而用之則鑛多而不能成器願皇上詳加採擇勿謂儒者皆賢而盡用之或一士不稱餘士皆棄則賢在其中亦莫能辨此猶金之未淘也進用之初或不當其職其人雖有才能先已敗事此猶鑛之

未銖也此姑論用人之事耳然所謂拔本者堯舜雖聖
求諫不已况未及堯舜者哉皇上以武功定天下拯生
民於水火之中驅夷狄復中夏爲漢唐宋之君一洗北
面夷虜之耻臣竊爲千古豪傑慶快豈不思竭愚忠贊
一言之助哉如蒙特賜優容給以筆劄條列事宜或入
侍左右劇論庶事臣之願也上手詔褒諭曰卿入閩志
士守儒者之道久矣一旦應召而來傑然特出於衆人
攄誠納忠欲罄所懷非但朕愛卿聞卿之風者皆知愛
卿矣若守此不變將同常人名垂後世卿其勉之尋擢

爲翰林待詔

冬十月丙子置都察院

設監察都御史八人正七品以秀才李原明詹徽等爲之設浙江河南山東北平山西陝西湖廣福建江西廣東廣西四川十二道監察御史正九品其文移則都察院故牒各道監察御史監察御史呈都察院

命禮部頒劉向說苑新序于天下學校○南雄侯趙庸討平廣東羣盜詔班師

先是庸帥兵討東莞諸盜克石鼓赤嶺等寨擒僞官百餘人賊衆萬餘人斬首三千級招降翁源等縣復業人民三千餘戶由是四會縣涌白沙長岡太冲口山河田陳家坊各處父老迎拜於道庸慰而遣之有龍川河源民自稱李元帥合龍南民作亂庸發兵捕之獲賊五百

七十餘人遂率兵討陽山歸善等州蠻寇又克燈心瓏湖龍歸大牛成家塘潭源洞等砦擒賊首萬戶曾長都公少公等數十人斬首千餘級招降二千九十三戶俘賊首號鎮平王者至京乃詔庸班師

令刑科會議奏劄成式

刑部尚書開濟奏曰欽惟聖明治在復古凡事務從簡要今內外諸司議刑奏劄動輒千萬言泛濫無紀失其本情況至尊一日萬幾似此煩瑣何以悉究此皆胥吏不諳大體苟非禁革習以成弊上曰虛詞失實浮文亂真厭之自今有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之於是命刑科會諸司官吏議成式榜示中外

十一月丙午，置殿閣學士，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爲華蓋殿大學士，翰林學士宋訥爲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爲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沉爲東閣大學士。○徵耆儒鮑恂等三人爲文華殿大學士，辭不拜。

先是，禮部主事劉庸舉鮑恂、余詮、張長年，皆明經老儒，達於治體，可備顧問。遣使召至，上見之甚喜，賜坐顧問，命爲文華殿大學士。恂等以老疾固辭，上諭之曰：以卿等年高，故授此職，輔導東宮，免卿早朝，日宴而入，從容侍對，不久當聽卿等致仕，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卿尚辭焉。恂等復固辭，尋賜還鄉里。

壬戌，命修國子監舊藏書板。

上命禮部修治國子監舊藏書板諭之曰古先聖賢立言以教後世所存者書而已朕每觀書自覺有益嘗以諭徐達達亦好學親儒生嚢書自隨蓋讀書窮理於日用事物之間自然見得道理分明所行不至差謬書之所以有益於人也如此今國子監舊藏書板多殘缺其令諸儒考補命工部督匠修治之庶有資於學者

頒巡按事宜于各處提刑按察司

戊辰命都察院以巡按事宜頒各處提刑按察司凡府州縣社稷山川壇壝帝王陵廟必令脩潔祭祀以時忠臣烈士未入祀典者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未旌表者必詢訪其實以聞興舉學校察吏治得失戢豪強均賦役

存問鰥寡孤獨廢疾無以自振者俾理獄囚究滯稽考諸司案牘官吏廉能者舉之貪鄙者黜之徵求遺逸以進諸朝賑贍流民以復其業倉穀錢糧必會其贏縮山川道里風俗物產必知其所宜來朝之日則條列以聞著爲令

壬申以監察御史任昂爲禮部尚書

癸亥十六年春正月戊申白虹貫日

上諭刑部尚書開濟都御史詹徽等曰凡論囚須原情不可深入人罪蓋人命至重常存平恕之心猶恐失之况深文乎昨民有子犯法當死其父行賕求免御史埶之并欲論罪朕以父子至親子死而父救之人之至情

也故但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論决必再三詳讞覆奏而行毋重傷人命

免國子監祭酒吳顒還鄉以文淵閣大學士宋訥爲國子祭酒

時武臣子弟有怠于國學顒以寬縱不能檢束故免之以宋訥爲祭酒勑諭之曰大學賢關禮義所由出人材所由興自建學以來歷選師儒以居是職至今未臻其效蓋士習之難變歟抑師道之不立歟此朕所以夙夜宼心愼擇老成師帥之惟卿宿學耆德可以任此故命爲祭酒尚體朕立教之意使諸生有成士習丕變國家其有賴焉卿勉之

詔旌晉州安平縣烈婦張氏

張氏國子生翟德妻也德盜同舍生衣物事覺張氏恥之曰夫者非但仰望以終吾身將冀其力學成名以顯榮父母也今若此我何面目見鄉里人乎遂自縊死事

聞上以其素承父母之教命於其父母家旌之

以雲南所屬烏撒烏蒙芒部三府隸四川布政司

先是烏撒等部諸蠻復叛征南將軍傅友德等率兵討之大敗其衆進軍搜捕餘黨有潛匿者皆捕而殺之諸蠻懾懼相率來降至是悉平以其地近四川故割隷之

命曹國公李文忠兼領國子監事

諭之曰國學為育材之地公侯之子弟咸在焉雖講授

有師。然貴游子弟。非得威望重臣以蒞之。則恐怠於務學。故特命卿。兼蒞其事。必時加勸勵。俾有成就

二月己丑東閣大學士吳沉等進精誠錄

先是上將享太廟。致齊于武英殿。召沉等謂之曰。朕閱古聖賢書。其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其以聖賢所言之事。以類編輯。庶便觀覽。至是書成。上覽而善之。賜名精誠錄。命沉爲之序。書凡三卷。敬天一卷。取易十章。書七十二章。詩十七章。禮記二十七章。孝經論語各一章。忠君一卷。取易大學中庸各一章。書四十六章。詩十章。禮記十

四章左傳六章國語一章論語十四章孟子十二章孝
親一卷取易二章書三章詩九章禮記四十八章論語
十一章孝經十九章大學二章中庸三章孟子十章○
上親唐太宗帝範訓侍臣曰此十二篇者雖非帝王精
微之道然語意備至曲盡物情俟其子孫克守其言亦
足為訓自後女主竊柄有乖君禮骨肉少恩有乖建親
諂諛並進有乖求賢忠諫者忌之讒佞者悅之驕奢縱
佚罔知戒懼賞罰政令不行於天下閹豎小人朋比於
國中卒召藩鎮之禍而唐祚遂衰有國家者其可不守
祖宗之法乎○上與侍臣論歷代創業及國祚修短侍
臣皆曰前代祚運之長莫如成周其次莫如漢諫議大

尹唐鐸進曰三代以後起布衣有天下者咸稱漢高帝及陛下而已以臣觀之漢高除秦苛法雜伯而不純陛下革胡元弊政一復中國先王之舊所謂撥亂世反之正漢高不事詩書甘心馬上陛下留心聖學親灑宸翰制論敬方卓然與典謨訓誥相表裏陛下豈漢高所能及哉上曰此不足論周家自公劉后稷奕世積德文王以服事殷武王遂一戎衣而有天下若使其後君非成康臣非周召益修厥德則文武之祚何能至八百年之久乎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使吾後世子孫皆如成康輔弼之臣皆如周召則可以祈天永命國祚愈昌侍臣頓首曰陛下斯言宗社萬年之福也○上謂侍臣曰

人君不能無好尚要當慎之蓋好功則貪名者進好財則言利者進好術則游談者進好諛則巧佞者進夫偏於所好者鮮有不累其心故好功不如好德好財不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諛不如好直夫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亂所以不可不慎也○上御謹身殿東閣大學士吳沉等進講周書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上曰甚矣國家不可有小人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去少正卯沉進曰書言去邪勿疑所以深致其戒上曰國家不幸有小人如人畜蠱毒不急去之必爲身患小人巧於悅上忍於賊下人君若但喜其能順適己意任其所爲而不問以

爲怨將在彼譬如犬馬傷人人不怨畜犬馬者乎況曰
小人中懷奸邪而其言甚似忠信不可不察上曰然小
人善於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爲者不顧非義乃牽合傅
會曰是不可不爲知人主不樂爲者不顧有益於天下
國家亦牽合傅會曰是不必爲此誠國之賊也自古以
知人爲難而知言亦不易也
命刑部議定詐僞律條○磨勘司奏增刻官牙牌律從之
○命天下府州縣學歲貢生員各一人
命禮部榜諭天下府州縣學自明年爲始歲貢生員各
一人正月至京從翰林院試經義四書義各一道判語
一條中式者入國子監不中者罰之

征南將軍傅友德遣人送故蒙古雲南右丞觀音保参政劉車車不花及酋長段世等一百六十人至京賜鈔有差

○三月甲辰諭征南將軍傅友德左副將軍藍玉班師留西平侯沐英鎮守雲南

上以雲南平命長興侯耿炳文往諭征南將軍頴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卿等久勞于外今蠻夷已平可以班師若遲速之期宜自審度復諭西平侯沐英曰雲南雖平而諸蠻之心尚懷疑貳大軍一回恐彼相扇為患爾其留鎮之撫綏平定當召爾還

夏五月戊午定武職嫡妾封贈之例

廣東都指揮使狄崇王臻言妻阮氏等封淑人已没仍
乞封次妻何氏等爲淑人詔下廷臣議太師韓國公李
善長及禮部等官議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妾不
可爲嫡夫人故魯莊公妾成風僖公母也稱爲夫人春
秋非之襄公庶子制之母敬嬴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
獻其禮對曰無之昔周公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
桓以下娶於齊此禮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故無其禮
蓋古者夫人殁貴妾攝其家事不得稱爲夫人若庶子
而貴得以推恩其母亦不得稱夫人使並嫡也今崇臻
欲任私意廢大禮亂嫡妾之分不可許 上從之遂命
禮部及翰林儒臣定嫡妾封贈例頒示中外於是定議

凡正妻在日，所取側室，皆謂之妾。正妻歿，諸妾不許再立為妻。若以禮聘良家女為妻，許受封贈。前妻無子，其所生子即為嫡長子。若正妻在日無子，不再娶，而諸妾有子者，當以長男襲父職，其子依本品職推恩，其母俱從之

庚申定文官封贈廕敘之例

封贈例十一。其一，文官一品至七品，止封贈散官職事。其應封一代者，父與子同，妻從夫貴。應封二代者，祖降父一級。應封三代者，曾祖降祖一級，父見任者不封。已致仕及亡歿者封之。其在任棄職就封者聽。其二，應封父母者，嫡母在而所生之母不得封。嫡母亡，得並封。若

所生母未封不得先封其妻其三父母有兩子當封者從其高品婦人因其子受封而夫與子兩有官當封者從其高品父祖原有官旣歿而因其子孫封贈者進一階其四應封妻　止封正妻亦得追封凡繼室止封一人其五命婦因子孫品級封者並加太字若已歿及曾祖父母在者不加其六凡從七品陞至正從六品封贈次陞至正從五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四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三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二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一品封贈一次其七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曾犯十惡奸盜除名等罪其妻非禮聘正室或再醮及倡優婢妾並不許申請其八封贈之後但犯贓私者並追

奪其九品婦因夫貴母因子貴受封不許再醮違者治之如律其十京官四品以上試職實授須給誥命取自上裁已受誥命者亦須一考滿秩方許封贈五品以下官試職一年考覈稱職者實授頒給誥勅不稱職者黜降其已授誥勅者亦須一考方許封贈其十一凡在外三年為一考稱職者須給誥勅再考稱職聽請封贈其有才能卓異出自特恩者不在此例廕叙之例五其一用廕以嫡長子有廢疾則嫡長子之孫以逮曾玄無則嫡長之同母弟以逮曾玄又無則繼室及諸妾所生者又無則傍廕其親兄弟子孫又無則傍廕其伯叔子孫其二用廕者孫降子曾孫降孫傍廕者皆於應叙品級降

一級其三正一品官蔭其子於正五品用從一品子則從五品用正二品子則正六品用從二品子則從七品用正四品子則正八品用從四品子則從八品用正五品子則正九品用從五品子則從九品用正六品子則於未入流上等職內叙用如行人巡檢司獄之類從六品子則於未入流中等職內叙用如各閘倉庫稅課司局批驗鉄冶所官之類正從七品子則於未入流下等職內叙用如遞運所驛丞閘壩官之類其四凡職官子孫許蔭一人年二十五以上能通本經四書大義者叙用其不通者發還習學其五應叙之人各於原籍附近布政使司所屬地方銓注詔旨從之

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稅糧○秋八月壬申朔
日有食之○九月命申國公鄧鎮臨江侯陳鏞濟寧侯顧
敬率兵討龍泉永新諸縣山寇平之○冬十月高麗遣使
貢方物却之
高麗國王遣其臣張伯崔渭貢方物詔却之且命禮部
咨諭其國曰高麗遠在東隅襲者來奏願聽約束其中
多懷欺詐覘生隙如尋常朕所以不納令其自為聲教
其後數來請命朕將以為誠意至極所以限其歲貢不
如約五年矣今復以厚禮來進又非其時而至豈非侮
之甚歟雖然以發使之事論之非其酋長與其臣之過
乃使者故為侮慢過期而至今高麗既稱臣妾永守畢

大之誠使者慢命無禮當詰其罪所貢方物宜却不受
仍與高麗言誠欲聽約束則當以前五歲違約不貢之
馬及金銀并至則可見其誠意也
乙未頒鄉飲酒禮圖式于天下○十一月壬子定祀歷代
名臣
禮部言秦蜀守李冰鑿山堰流以備水旱之患田得灌
溉民始殷富漢文翁爲蜀守仁愛化民以蜀地僻遠有
蠻夷之風乃興學舍招子弟員選郡縣小吏皆受業成
材由是蜀人大化文風比齊魯宋張詠爲蜀守恩威並
用民畏而愛之李冰已載祀典文翁與詠未及奉祀今
擬以文翁張詠與李冰同一祠廟稱爲秦蜀守李公之

神漢蜀守文公之神宋蜀守張公之神而歲祀之卓茂爲密令視民如子教化大行黄霸爲河南丞持法寬平得吏民心皆漢之循吏欽州有霸廟址密縣亦有茂廟址乃其所治之郡邑遺愛在民歿而祀之正合祀典今擬稱霸爲漢丞相建成侯黄公之神茂爲漢太傅褒德侯卓公之神陸遜及子抗從子凱世爲吳郡人當三國時文武兼資爲吳將相忠誠懇至多著勳勞可謂以勞定國允愜祀典松江舊有祀宇基址尚存今擬稱遜爲吳丞相華亭侯陸公之神今有司立祠致祭仍稱抗爲大司馬荆州牧陸公之神凱爲吳左丞相陸公之神以配享之四川隆川土神垂林侯李氏名龍遷龍陽大姓

也臣事於梁大著功績築城捍敵川蜀以保障其民沒
葬平心山下邦人祀之凡有禱暘疾疫所禱必應今擬
稱為梁龍陽李公之神唐狄仁傑仕武后朝正直敢言
多所匡益諫立廬陵王復唐社稷大有功德嘗謫為彭
澤令奏免民租縱囚還家如期復至彭澤舊有祠宇理
宜褒祀今擬稱唐司空梁國文惠狄公之神謝夫庇肅
宗時為京畿令孟湜押兵過境縱掠百姓夷市捕而斬
之李輔國譖之於朝流建州卒葬于甌寧後見夢于帝
有旨立廟賜名靈通封武英侯竊惟謝公英毅正直不
畏強禦因民獲罪謫死建州血食其土累著靈異可謂
禦災捍患有功於民今擬稱唐京畿令謝公之神元江

州路總管李黼由科第得官與其姪秉昭臨難死節生爲忠臣歿享廟食于九江考諸元史封隴西郡公謚忠文今擬稱元江州路總管隴西郡公李忠文公之神李宗可爲元養兵萬戶從元帥余闕守安慶敵人攻城宗可橫槊入陣殺敵甚衆及城陷元帥死宗可驅還家謂妻李曰余相公死我義不可屈汝等無苟活爲人所虜肉無問大小盡殺之自刎死竊惟李宗可可謂以死勤事者矣余闕既立祠安慶春秋祭祀宜以李宗可配享

一今擬稱爲元義兵萬戶李公之神從之命著之祀典

刑部尚書開濟以罪誅

開濟議法巧密上惡之曰刑罰禁民爲非使之遠罪非

以稻民汝張密法以罔民無乃用心太刻夫竭澤而漁害及鯤鮞焚林而田禍及麛𪉖巧密之法百姓其能免乎此非朕所以望汝也濟大慚○濟初爲國子助教與丞相胡惟庸善以疾罷歸訓徒里中御史大夫安然薦其才召拜刑部尚書上以濟有才信用之濟由是自負好以法中傷人撰移文督責諸司若中書省所爲者又爲榜戒其僚屬曰尚書到任久事之遲錯皆寬大容忍復爾則罪不爾貸奏請揭于文華殿以示于衆上曰爾告戒僚屬之言欲張之殿廷豈人臣禮耶濟慚謝未幾又立簿曰寅戌之書以限僚屬出入上聞切責之曰聞之古人以卯酉爲常道今使趨事赴工者朝自寅暮盡

戍奉父母會妻子能幾何時耶濟不聽獄囚有禁死者濟亦不問嘗受一囚賄以獄中死囚代而脫之爲獄官所發上詔濟諭之歸部與侍郎王希哲主事王叔徵執獄官于獄扼其吭而殺之上怒乃下濟獄并執王希哲等詔廷臣訊之濟具服於是并希哲等誅之

甲子十七年春正月命魏國公徐達出鎮北平信國公湯和巡視海道築山東江南北浙東西海上諸城○更定都察院官以詹徽爲左都御史

先是都察院設監察都御史正七品後陞正三品設司務至是陞正二品定設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僉都御史其屬司務經歷都事照磨檢校并十二道

監察御史都御史之職掌風紀副僉都御史為之貳凡大臣奸邪小人構黨作威福亂朝政則劾凡百官猥茸貪冒則劾凡學術不正上書陳言變亂成憲希求進用或才德無聞挺身自拔則劾以憲綱督監察御史凡監察御史出巡復命覈其稱職不稱職聞上凡考察內外百官會於吏部選用風憲亦如之凡讞罪囚鞫大獄會於外朝或京畿道凡有冤抑與雪理凡制訊囚徒會刑部大理寺凡讞省死刑讞平之奏上

以戶部右侍郎栗恕試本部尚書參軍府左參軍劉逵試刑部尚書右參軍麥至德試工部尚書○改建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公署于太平門外

太平門在京城之北以刑主陰肅故建于此勑曰肇建法司於玄武之左鍾山之陰名其所曰貫城貫城天之貫索也是星七宿而貫珠環成象乃天牢也若中虛而無凡星於內則刑官無邪私政平訟理獄無囚人若凡星處貫內者刑官非人若中有星而明者貫人無罪而獄今法司已法天道建置爾諸職司各勵乃事當以身心法天道而行之如貫之中虛則獄清而無事心靜而神安鑒玄武之澄波對鍾山之蒼翠以快其情庶不負朕肇建法司之意也爾其敬哉

三月戊戌頒行科舉成式

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舉人

不拘額數從實充貢鄉試八月初九日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道每道三百字以上經義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許各試一道四書義主朱子集註經義詩主朱子集傳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十二日第二場試論壹道三百字以上判語五條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十五日第三場試經史策五道未能者許減其二俱三百字以上次年禮部會試以二月初九日十二日十五日爲三場所考文字與鄉試同鄉試直隸府州縣則於應天府在外府州縣則於各布政司其舉人則國子學生及府州縣學生員之學成者儒士之未仕者官

之未入流者。皆由有司申舉性資敦厚。文行可稱者。應之其學校訓導。專教生徒及罷閑官吏倡優之家與居父母喪者。並不許入試其中式者。官給廩傳送禮部會試。

令朝覲官上土地人民圖

上覽輿地圖侍臣有言輿地之廣。古所未有者。上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撫摩難徧。此正當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視。紂以天下而亡湯以七十里而興所係在德豈在地之大小。

夏四月壬午諭平雲南功

大將潁川侯傅友德進封潁國公副將軍永昌侯藍玉仕成王弼

先為有功身受侯封。今功著南征。當爵及子孫。偏裨部
督僉事陳桓胡海郭英張翼。兵興以來。屢效勤勞。今從
征雲南。功勳尤著。亦當加以封爵。桓普定侯。海東川侯
英武定侯。翼鶴慶侯。俱令子孫世襲。仍各賜鐵券。其餘
將校。遞陞有差。

命禮部以八事榜示天下

上諭禮部臣曰。州縣之官。於民最親。其賢不肖。政事得
失。視民之安否可見。朕嘗命縣考於州。州考於府。府考
於布政司。各以所臨。察其考覈。以憑黜陟。昭示勸戒。今
上下之政。惟務苟且。縣之賢否。州不能知。州之賢否。府
不能察府之賢否。布政司不能舉。善無所勸。而惡無所

懲朕今命以八事爾禮部其為榜示天下其一州縣之官宜宣揚風化撫字其民均賦役卹窮困審冤抑禁盜賊時命里長告戒其里人敦行孝弟盡力南畝毋作非為以罹刑罰行鄉飲酒禮使知尊卑貴賤之體歲終察其所行善惡而旌別之其二為官府者當平其政令廉察屬官致治有方吏民稱賢者優加禮遇紀其善績其有闒茸及蠹政病民者輕則治之以法重則申聞黜罰然不得下侵其職以擾吾民其三布政司官宜宣布德化考覈府州縣官能否詢知民風美惡及士習情偽好弊甚者具聞罰之如所治不公則從按察司糾舉其四凡民有犯笞杖罪者縣自斷决具實以聞其五犯徒流

罪者。縣擬其罪。申州若府。以達布政司定擬其六有犯死罪者。縣擬其罪。申州若府。以達布政司布政司達刑部定擬祿仕者。准工贖罪。其仕者奏聞遣官審決。其七凡諸司獄訟。當詳審輕重。按律決遣毋得淹禁其八民間詞訟。務自下而上。不許越訴。以上八事。須布天下永爲遵守。

更定六尚局及內官等監庫局品職

六尚。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及宮正。俱正五品內官監令。通掌內史名籍。總督各職。正六品。神宮尚寶尚衣。尚膳司設。司禮。御馬。直殿。八監令。俱正七品。宮門承制。奉御。守門。門正。俱正八品。內承運司鑰二庫。巾帽

針工織染顏料司苑司牧六局各大使俱正九品以上皆內官選用外承運及甲乙丙丁戊廣源廣惠八庫皮作兵仗寶源三局各大使俱正九品以上於流官選用

○皮作局大使許士哲言治道之急者十有四其目曰明賞罰以清官吏問疾苦以安民生均賦役以甦民力嚴銓選以擇賢才揀精卒以杜妄費興武舉以羅英才崇節義以厚風俗明禮樂以教萬民立平準以利商賈置常平以惠民用直臣以任彈糾開言路以通民情滅亡胡之餘燼以絕後禍鑒前代之興亡以壽國脈伏願陛下以此數者時時省察乾乾惕勵慎終如始則天下治安為萬世子孫無窮之福矣上善其言

五月高麗遣使崔濬貢馬二千疋。且言金非所産願以馬代。許之。

是月諭遼東守將唐勝宗等絶高麗勑曰舊歲今春高麗之使水陸兩至皆非臣禮暗行侮慢明彰顯實於是稽于古典知此夷自古至今未嘗不侮慢中國而搆兵禍者也驗古事蹟可以絶交不可暫交况深交者乎曩古漢伐四次絶滅其國族魏伐二次居其所都晉伐一次焚其宮室俘其男女五萬口隋伐二次城困將士率降而免唐伐四次斬首五萬級牛馬百萬餘夷王藏等戮於京遼伐五次焚其宮室斬亂臣康肇等十餘城金伐一次元伐五次夷王竄耽羅捕殺之元以耽羅爲牧

馬之黠今兩勝宗等出鎮遼左高麗必數有使至其至
者送來勿令其還以絕彼奸計若納其使而禮待之歲
貢如約則可人亦不可久留遼東或朝或歸速遣其行
六月辛巳命禮部製大成樂器以頒天下儒學
上諭禮部臣曰近命製大成樂器將以頒天下學校俾
諸生習之以祀孔子朕思古人之樂所以防民欲後世
之樂所以縱民欲其故何也古樂之詩章節而正後世
之歌詞淫以夸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後之律呂
出人為智巧之私天時與地氣不審人聲與樂音不比
故雖以古之詩章用古之器數亦乖戾而不合陵犯而
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於心口歌之而非出於志人與

樂判然爲二而欲以動天地感神鬼豈不難哉然其流已久救之甚難卿等宜教于此俾樂成而頒之諸生得以肄習庶幾可以復古人之意

秋七月戊戌勅内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内官監文移往來

上謂侍臣曰爲政必先謹内外之防絕黨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鑒於此縱宦侍與外臣交通覘視動靜夤緣爲奸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爲害非細故也間有奮發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嘆也夫仁者治於未亂智者見於未形朕爲此禁所以戒未然耳

建朝天宮設道錄司于內○甲寅遣國子助教楊盤等使安南徵糧餉助雲南兵食

上謂戶部臣曰曩爲雲南數生邊釁命將討之今其地已平悉入編籍然兵多民少粮餉不給朕思安南壤地去臨安甚邇彼能堅事大之心當助糧餉以佐兵食戶部如　上旨咨諭安南復命盤等往使盤至陳煒即以粮五千石運至臨安界之水尾且遺盤以金帛盤却不受

八月壬申平緬宣慰使思倫發遣使獻方物上故蒙古所授宣慰司印

平緬在西南夷稍遠自雲南大理越金齒至其地所領

百夷者是也元時嘗內附於緬甸有城郭室屋其人皆樓居地產象馬官民皆髠髮如僧出入則乘象自前代時未嘗通中國元始遣使招諭遂入貢洪武十五年大兵既下雲南進取大理金齒平緬與金齒壤地相接思倫發聞之懼故遣使朝貢

冬十月景川侯曹震請開四川峨眉至建昌古驛道從之震言曰四川貴州二都司於西番建昌羅羅之地易馬四千二百五十匹請分給陝西河南都司將士又言四川至建昌驛道所經大渡河往來之人多死於瘴癘臣問諸父老自眉州峨眉至建昌有古驛道平易可行無瘴毒之患而年久蔽塞已令四川軍士乘此閒暇之時

開通其道以温江至建昌各驛馬移置峨眉新驛爲便

俱從之

丙戌以左春坊左諭德趙瑁爲禮部尚書○丁亥以秀才宋矩等十七人爲監察御史○欽天監刻漏博士進大統

曆

欽天監刻漏博士元統言曆日之法其來尚矣蓋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隨時修改以合天道 皇上承運以來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况授時曆法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今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

辛丑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修改臣今以洪武甲子歲前冬至爲大統曆元推演得授時曆辛巳閏准分二十萬二千五十分洪武甲子閏准分一十八萬二千七十分一十八抄授時曆辛巳氣准分五十五萬六百分洪武甲子氣准分五十五萬三百七十五分授時曆辛巳轉准分一十三萬二百五分洪武甲子轉准分二十萬九千六百九十分授時曆辛巳交准分二十六萬三百八十八分洪武甲子交准分一十一萬五千一百五分八抄蓋七政之源有遲疾逆順伏見不齊其理深奧實難推演臣聞磨勘司令王道亨有師郭伯玉者西安府鄠縣人也精明九數之理深通曆數之源若得

此人推演大統曆法，庶幾可成一代之制。蓋天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機；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其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故理數可相倚而不可相違也。臣等職在觀占推步，以驗民時，誠不敢以膚淺之學自用，願得博聞洽見之人任之，庶可以少副　皇上敬天之心也。書奏，上是其言。其後監副李德芳言：故元至元辛巳為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考得春秋晉獻公十五年戊寅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一百六十三年，以辛巳為曆元，推得天正冬至在甲寅日夜子初三刻，與當時實測數相合。洪武甲子元正止

距獻公戊寅歲二千二百六十一年推得天正冬至在己未日午正三刻比辛巳爲元差四日六時五刻當用至元辛巳爲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元統復言臣所推甲子曆元實與舊法相合畧無差繆上曰二說皆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自是欽天監遵依以洪武甲子爲曆元仍依舊法推筭不用捷法先是朝廷訪求通曉曆數數往知來試無不驗者封侯食祿千五百石山東監生周敬心奏言國祚長短在德厚薄非曆數之可定三代有道之長固有定論三代而下深仁厚德者漢唐宋而已如漢高之寬仁繼以文景之恭儉昭宣之賢明光武之中興章帝之長者唐太宗之

力行仁義宋太宗之誠心愛民是以有道之長國祚最短者莫如秦其次如隋又其次如五代始皇之酷虐煬帝之苛暴五代之窮兇是皆人事所致豈在曆數欽惟聖上應天眷命掃滅胡虜救亂誅暴其功大矣然神武過於漢高而寬仁不及賢明過於太宗而忠厚不及是以御宇以來政教未敷四方未治伏乞效漢高之寬仁同太宗之忠厚法三代之稅斂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又何必問諸小[illegible]之人耶

閏十月癸亥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成其書以十二分野星次分配天下郡縣九郡縣之下又詳載古今建置沿革之由通爲二十卷成詔頒賜秦晉

諸王〇欽天監十二分野分配州郡與唐天文志稍異
貞觀中淳風撰法象志因漢書十二次度數始以唐之
州縣配而一行以爲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
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
柱王屋大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
是謂北紀以限戎狄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
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攜武
當荊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
以限蠻夷故星傳謂北戒爲胡門南戒爲越門河源自
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
東至太行之曲分而東流與涇渭濟瀆相爲表裏謂之

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荊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漢水淮濱相爲表裏謂之南河故於天象則弘農分陝爲兩河之會五服諸侯在焉自陝而西爲秦涼北紀山河之曲爲晉代南紀山河之曲爲巴蜀皆負險用武之國也自陝而東三川中嶽爲成周西距外方大伾北至于濟南至于淮東達鉅野爲宋鄭陳蔡河內及濟水之陽爲邶衛漢東濱淮水之陰爲中隨皆四戰用文之國也北紀之東至北河之北爲邢趙南紀之東至南河之南爲荊楚自北河下流南距岱山爲三齊夾右碣石爲北燕自南河下流北距岱山爲鄒魯南涉江淮爲吳越皆負海之國

貨殖之所阜也。自河源循塞垣北東，及海，為戎狄。自江源循嶺徼南東，及海，為蠻越。觀兩河之象，與雲漢之所始終，而分野可知矣。於易，五月一陰生，而雲漢潛萌于天稷之下，進及井鉞間，得坤維之氣，陰始達於地上，而雲漢上升，始交於列宿，七緯之氣通矣。東井據百川上流，故鶉首為秦蜀墟，得兩戒山河之首。雲漢達坤維右而漸升，始居列宿上，觜觿參伐皆直天關表而在河陰，故實沈下流，得大梁距河稍遠，涉陰亦深，故其分野自漳濱卻負恒山，居北紀衆山之東南，外接髦頭地，皆河外陰國也。十月陰氣進踰乾維，始上達于天，雲漢至營室東壁間，升氣悉究，與内規相接，故自南正達于西正，

得雲漢升氣為山河上流自北正達于東正得雲漢降氣為山河下流陬訾在雲漢升降中居水行正位故其分野當中州河濟間且王良閣道由紫垣絕漢抵營室上帝離宮也內接成周皆豕韋分十一月一陽生而雲漢漸降退及艮維始下接于地至斗建間始復與列舍氣通於易天地始交泰象也踰析木津陰氣益降進及大辰升陽之氣究而雲漢沈潛於東正之中故易雷出地曰豫龍出泉為解皆房心象也星紀得雲漢下流百川歸焉析木為雲漢末派山河極焉故其分野自南河下流窮南紀之曲東南負海為星紀自北河末派窮北紀之曲東北負海為析木負海者以其雲漢之陰也唯

陬訾內接紫宮在王畿河濟間降婁玄枵與山河首尾相遠鄰顓頊之墟故爲中州負海之國也其地當南河之北北河之南界以岱宗至于東海自鶉首踰河戒東曰鶉火得重離正位軒轅之抵在焉其分野自河會之交東接祝融之墟北負河南及漢蓋寒燠之所均也自析木紀天漢而南曰大火得明堂升氣天市之都在焉其分野自鉅野岱宗西至陳留北負河濟南及淮皆和氣之所布也陽氣自明堂漸升達於龍角曰壽星龍角謂之天關於易氣以陽決陰夬象也升陽進踰天關得純乾之位故鶉尾直建巳之月內列太微爲天庭其分野自南河以負海亦純陽地也壽星在天關內故其分

野在商亳西南淮水之陰北連太室之東自陽盛之際亦巽維地也夫雲漢自坤抵艮為地紀北斗自乾攜巽為天綱其分野與帝居相直皆五帝墟也究咸池之政而在乾維內者降婁也故為少昊之墟叶北宮之政而在乾維外者陬訾也故為顓頊之墟成攝提之政而在巽維內者壽星也故為太昊之墟布太微之政而在巽維外者鶉尾也故為烈山氏之墟得四海中承太階之政者軒轅也故為有熊氏之墟木金得天地之微氣其神治于季月水火得天地之章氣其神治于孟月故章道存乎至微道存乎終皆陰陽變化之際也若微者沉潛而不及章者高明而過亢皆非上帝之居也斗杓之

列侯陽精之所布也斗魁謂之會府陽精之所從也杓以治外故鶉尾爲南方負海之國魁以治內故陬訾爲中州四戰之國其餘列舍在雲漢之陰者八爲負海之國在雲漢之陽者四爲四戰之國降婁玄枵以負東海其神主於岱宗歲星位焉星紀鶉尾以負南海其神主於衡山熒惑位焉大首實沈以負西海其神主於華山太白位焉大梁析木以負北海其神主於恒山辰星位焉鶉火大火壽星豕韋爲中州其神主於嵩嶽鎮星位焉近代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虞夏秦漢郡國廢置不同周之興也王畿千里及其衰也僅得河南七縣今天下一統而直以鶉火爲周分則疆埸舛矣七國

之初天下地形雖韓而雄魏魏地西距高陵盡河東河內北固韋鄭東分梁宋至於汝南韓據全鄭之地南盡潁川南陽西達虢略距函谷固宜陽北連上地皆綿亘數州相錯如繡考雲漢山河之象多者或至十餘宿其後魏徙大梁則西河合於東井秦拔宜陽而上黨入於輿鬼方戰國未滅時星家之言屢有明效今則同在畿甸之中矣而或者猶據漢書地理志推之是守甘石遺術而不知變通之數也又古之辰次與節氣相係各據當時曆數與歲差遷徙不同今更以七宿之中分四象中位自上元之首以度數紀之而著其分野其州縣雖改隸不同但據山河以分爾晉天文志十二次分野始

角亢者以東方蒼龍爲首也唐十二次始女虛危者以十二支子爲首也其以斗牛爲星分之首者日月星起於斗宿古之言天者由斗牛以紀星故曰星紀則星紀爲十二次之首而斗牛又二十八舍之首也本朝應運肇基而南京應天府寔星紀斗牛之分且與天地人三統之正相協自周以來數千年間帝王之運適符於今豈偶然哉

以儒士汪仲魯爲左春坊左司直郎

誥曰朕嗣子求善人輔導以成其德豈易云哉夫人固有能言而行不逮者亦有能行而訥於言者蓋非言無以達意非行何以取信惟善言不迫故聽而不厭善行

不虧故近而不狎從出入侍起居能格非而不撓承顧
問進講論在卽物以爲諭小則以諷大則以戒若積簣
土期於成山若導衆流期於會海苟非備此曷稱厥職
爾其輸忠效誠陳善閉邪無有所隱斯爲美矣○上御
東閣謂侍臣曰責難之辭人所難受明君受之爲無難
諂諛之語人所易從昏主信之尤易入朕觀唐虞君臣
賡歌責難之辭氣象雍容後世以諂諛相歡如陳後主
江總輩汚穢簡冊貽譏千古誠可爲戒右春坊賛善董
倫對曰誠如陛下所論惟明主則能愼擇之上曰責難
不入於昏君而諂諛難動於明主人臣以道事君惟在
守之以正若患得患失則無所不至矣○上謂諫議大

夫唐鐸曰人有公私好惡不齊故言有邪有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誹謗諫言近於忠謗言近於愛惟不惑於謗言則聽日聰而讒人自去不眩於諛言則智日明而佞人自絕矣鐸對曰聽言之難從古爲然惟不爲所眩惑則讒自遠陛下聖諭深得其情上曰朕日總萬幾所行有得失非資人言何由以知故廣開言路以來衆言言有善者則奬而行之風聞不實亦不之罪惟讒佞面諛者决不可容也○上御東閣謂侍臣朱善曰人君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則公以天下之智識爲智識則明又曰人情多矜已能好言人過君子則揚人之善不矜已之善貸人之過不貸已之過善等皆悚聽

有司上言山陰縣民徐允讓夫妻節孝詔旌其門

元末兵亂允讓與潘氏奉其父安避兵山谷間遇寇斫安頸流血允讓抱安大呼曰汝寧殺我勿殺吾父寇郎舍安殺允讓將辱潘潘紿曰我夫死從汝必矣若能焚吾夫則無憾也寇以為然縱潘聚薪焚其夫火方熾潘即投火中死寇驚嘆而去安得不死至是有司以聞上以允讓能捐生以救父死潘氏能全節以盡婦道詔旌其門

詔議子代父死之法

左都御史詹徽奏太平府民有毆死孕婦律當絞者其子乞代父刑詔大理寺詳議大理卿鄒俊議曰子代父

死情固可矜然死婦繫二人之命寃易由伸犯人當二死之條律何由貸與其存犯法之人孰若全無辜之男

詔從其議

十一月庚午命遼東立學校

上謂禮部臣曰或言邊境不必建學夫聖人之教猶天也天有風雨霜露無所不施聖人之教亦無往不行昔箕子居朝鮮施八條之約故男遵禮義女尚貞信管寧居遼東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而民化其德曾謂邊境之民不可以教乎夫越與魯相去甚遠使越人而居魯久則必魯矣魯人而居越久則必越矣非人性有魯越之異風俗所移然也况武臣子弟久居邊境觧

閭禮教恐漸移其性今使之誦詩書習禮儀非但可以造就其才他日亦可資用

十二月壬寅翰林院待詔朱善請弛舅姑兩姨子女婚姻之禁從之

朱善言有國者重世臣有家者重世婚臣見民間婚姻之訟甚多問之非舅姑之子若女即兩姨之子若女蓋於法不當爲婚故爲讐家所訟或已聘而見絕或既婚而復離或成婚有年兒女成行有司逼而奪之使夫婦分離子母永隔冤憤抑鬱無所控訴悲號於道路親戚爲之感傷行人爲之嗟嘆議律不精其禍乃至於此竊哉按律尊卑幼相與爲婚者有禁若謂父母之姊妹

與巳之身是爲舅姑兩姨皆爲巳之尊屬巳不可以卑
幼而配之若巳爲姑舅兩姨之子彼爲姑舅兩姨之女
是無尊卑之嫌以門地則相匹以才德則相稱以年之
長幼則相若爲子擇婚宜莫先於此古人未嘗以爲非
也成周之時王朝所與爲婚者不過齊宋陳杞數國而
巳故當時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其世爲婚
姻可知也至於列國之君若齊宋魯衛陳鄭秦晉亦各
自爲甥舅之國降及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
之睦朱陳之好無不以世婚爲重其顯然可稱者如溫
嶠之玉鏡臺此以舅之子而娶姑之女也呂榮公夫人
張氏乃待制張昷之女而待制夫人即榮公母申國夫

叔之姊又非以小姨之子娶大姨之女乎朱子小學一書正所以明人倫也而朱公之事有取焉如果以爲不可則必不在所取矣今江西兩浙此弊尤甚以致獄訟繁興賄賂公行風俗偷弊願以臣所奏下羣臣議弛其禁庶幾刑清訟簡而風俗可厚也上然其言

乙丑十八年春正月命吏部考察天下朝覲官

吏部上言天下朝覲官凡四千一百一十七人考其政績稱職四百三十五人平常二千八百九十七人不稱職四百七十一人貪汙一百七十一人闒茸一百四十三人詔稱職者陞平常者復其職不稱職者降貪汙者赴法司罪之闒茸者免爲民

以儒士劉三吾爲翰林院學士○高麗遣使進貢
高麗遣馬五千匹金五百斤銀五萬兩布五萬疋賜其
使金庾等八十七人鈔三百八十二錠上諭禮部曰高
麗王顓被弑其臣欲掩己惡來請約束不已是以索其
歲貢以試誠僞今旣聽命宜與之約削其歲貢令三年
一朝貢馬五十匹汝宜諭之
福建按察使陶垕仲表請父兄復還聚處詔許之
垕仲表言臣父昔在方氏部曲洪武初徙鳳陽時臣幼
弱貧苦賴兄撫養有成其後兄亦爲鳳陽軍吏今臣叨
蒙聖恩備位司憲欲推祿養以報生育之恩使父母兄
弟得復聚處實戴生成許之垕仲初以國子生擢御史

彈擊不避權勢上雅重之故陞爲福建按察使時福建多滯獄吏貪緣爲奸厔仲至治贓吏數十人盡革其宿弊又興學勸士撫恤軍民俸祿雖厚自奉儉薄有餘悉施貧者其淸介類如此時布政薛大方貪暴厔仲劾奏之大方詞連厔仲至京事白大方得罪詔厔仲還官閩人迎拜語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後卒於官

辛巳慶遠府東蘭州蠻寇韋富撓作亂廣西都指揮使司討定之

富撓之先自唐宋以來據東蘭西蘭二州儂智高反時從匿山谷迄故元富撓之父㬎榮列仍據東蘭至洪武十

二年，富撓始遣其家人韋錢保詣闕上故元所授印，貢方物。錢保匿富撓名，以為已物，朝廷初不之知，因以錢保為東蘭知州。既而錢保徵歛暴急，山民不服，遂從富撓作亂。及官軍討之，擒其黨韋公煥，始言錢保冒襲之故。於是執錢保，除官代之，蠻民乃定。

二月甲辰，詔中外條陳軍民利病政事得失。

上以當春久雨陰晦不解，間雪雹以雷，雖時氣不和，亦人事有以致之，乃諭中外，凡軍民利病政事得失，條陳以進。下至編民卒伍，苟有所見，皆得盡言無諱。國子監祭酒宋訥獻守邊策曰：今海內既安，蠻夷奉貢，惟沙漠胡虜未遵聲教，若置之不治，則恐歲久踵類為患邊圉

若欲窮追遠擊又恐六師往還萬里餽運艱難士馬疲勞　陛下欲爲聖子神孫萬世之計要不過謹備邊之策耳備邊固在乎足兵實兵又在乎屯田屯田之制必當法漢本始中匈奴師十餘萬騎而南欲爲寇漢將趙充國乃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夫以四萬騎分屯九郡而充國統制其閒則當時之營壘區分繫可想見我朝諸將中勇智謀略豈無如充國者哉

陛下宜選其有智謀勇略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爲制隨其高下立法分屯所領衛兵以充國兵數斟酌損益率五百里屯一將布列緣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待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

邊之貨也又何必勞師萬里求僥倖之功以取無用之地哉上嘉納之○上與侍臣論漢之諸帝有言明帝亦聰明之主上曰人主不以獨見爲明而以兼聽爲明通於人情察於是非則聰明得其正矣若屑屑於細故則未免苛察上苛察則下急迫反有累於聰明也○上謂侍臣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復出迨暮乃罷日間所决專務恒默坐審思有未當者雖中夜不寐籌慮得當然後就寢侍臣對曰陛下勵精圖治天下蒼生之福但聖體過勞上曰吾豈好勞而惡安顧者天下未寧吾饑不暇食倦不暇寢今天下已安四方無事高居晏樂亦豈不願顧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

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決於此甚可畏也安敢暇逸○上問近臣今天下百姓安否左春坊左贊善劉三吾對曰陛下成德四方無虞盗賊屏息歲比豐登民皆安樂上曰天下人民之衆豈能保其皆安朕爲天下主心常在民惟恐其失所每加詢問未嘗一日忘之三吾對曰聖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民者深矣上曰恩德亦非泛然譬如盧扁不施藥石疾不自瘳匠如公輸不施繩墨木不自正君如堯舜無紀綱法度之施而但曰恩德所謂徒善不足以爲政也○上諭戶部臣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蠶之女水旱無災饑寒不至自什

一之發明奇巧之技作而後趨桑之業廢一農夫之
耕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衣欲人無貧得乎朕思
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靡爾宜申明天下服
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庶民之服不許衣錦繡庶幾可
以絕其弊也

乙巳初昏五星並見○己未魏國公徐達卒
　正月戊子徐達病瘡愈上以甲第賞勞之二月己未疽發卒
上自起兵濠梁一見奇之遂位諸將上託爲股肱心膂
戮力行陣四征北醜驅逐胡元平削華夏方其在軍中
日延禮儒士說古兵法及將帥行事親析其是非成敗
莫不心服至料敵制勝與漢唐名將爭衡而忠謹仁厚過

之故能輔成帝業爲開國功臣第一。上以達麓數明。愴然不樂曰。今邊胡未殄。朕方倚任爲萬里長城而太陰屢犯上將不意遽殞其命朕思盡心國家安得復有斯人。

令松州衛軍士糧餉旁近州縣運給

行人許穆言松州土地磽瘠不宜屯種戍卒三千糧餉不給雖嘗以鹽糧益之而棧道險遠運之甚艱請移戍茂州俾屯田于附近之地則不勞餽運而自可以制羌人上覽奏曰松州衛吾嘗欲罷之以其控制西番要地不可動也軍士糧餉其令旁近州縣運給之。

三月壬戌策試舉人四百七十二人於奉天殿擢丁顯爲

策一

以第一甲進士及第丁顯等爲翰林院修撰第二甲進士出身馬京爲編修吳文爲檢討第三甲賜同進士出身危獄爲衛府紀善李鴻爲潭府奉祀正其諸進士

上以其未更事欲優待之俾之觀政於諸司給以所出身祿米候其諳練政體然後擢任之其在翰林院承勑監等近侍衙門者采書經庶常吉士之義俱稱爲庶吉士其在六部及諸司者仍稱進士

定歲貢生員不中式之罰

凡府州縣歲貢生員不中式者提調官吏論以貢舉非其人律教官訓導罰俸一年貢不如期者以違制論

命宋國公馮勝爲征虜大將軍偕潁國公傅友德永昌侯藍玉等率京衛將士往北平練兵備邊○定華蓋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文華殿五大學士俱正五品○吏部尚書余熂以罪誅

國子祭酒宋訥以嚴厲爲衆所嫉助教金文徵與熂同鄉謀逐之移文令訥年老致仕訥陛辭 上詰問乃物所由 上怒熂專擅威福并文徵等誅之勅諭訥曰君子之道猶蒔穀小人之道猶稂莠二者並有世所不免雖然天相德人猶扶植嘉穀其道堅而不磨彼小人所爲自澌盡矣卿勿爲是替威儀必竭乃心力如故

以賜進士出身方昇同進士出身梁德建等六十七人爲

六科給事中六部試主事

上諭之曰忠良國之寶奸惡國之蠹唐太宗用房杜致外戶不閉之效玄宗用楊李則有蒙塵播遷之禍此可鑒矣

以翰林院待詔朱善爲文淵閣大學士○夏四月乙未五色雲見

禮部請率百官表賀　上諭之曰天下康寧人無災害祥瑞之應固和氣所召昔舜有卿雲之歌當時有元凱岳牧之賢相與共致雍熙之治朕德不逮治化未臻豈可遽以是受賀前代帝王喜言祥瑞臣下從而和之往往不知省懼以致災異之來不復能弭蓋誇侈之心生

則也無之志息故鮮克有終可以爲戒

命吏部凡臨溪洞郡縣擇賢守令以撫輯之

柳州府馬平縣主簿孔性善言溪洞猺獞恃險竊發殺掠吏民及官軍討捕則退入深谷據強弓注毒兵潛守隘口卒不能獲兇頑自恣爲患益深乞於賊人出沒之地立寨置兵扼其襟喉斷其出路譬猶穴中之鼠技窮食盡可以盡剿然此雖盜賊豈無良心昔者陳景文爲知縣時猺獞皆應差役厥後長吏撫字乖方始復反側誠使守令得人示以恩信諭以禍福彼雖兇頑豈不革心向化爲良民乎上嘉納其言

思州諸洞蠻作亂命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從楚王

討平之
時蠻寇出沒不常聞王師至輒匿山谷退則復出剽
掠和等師抵其地恐蠻人驚潰乃於諸洞分屯立柵與
蠻民雜耕使不復疑久之以計擒其渠魁餘黨悉潰師
還留兵鎮之
五月戊申定天下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三年一朝○
秋七月乙丑遣使勞鎮江丹徒知縣胡孟通
丹徒知縣胡孟通縣丞郭伯高以事當就逮耆民韋棟
等數十人詣闕疏其撫民有方留之 上特命釋之仍
遣使往勞以酒勑曰朕聞天道至公無私帝王法天之
道亦至公無私夫國之大權惟賞與罰故賞無私賞必

因民之所共好而賞之罰無私罰必因民所共惡而罰
之所以示至公也乃者有司失職民受其害欲窮治而
更張之惟丹徒父老詣闕舉留知縣胡孟通縣丞郭伯
高朕聞而驚異夫一縣之民生齒寔繁為之官長者非
必人人而悅之也今其相率來言必爾平日為政能盡
父母斯民之道有以感動其心矣狂瀾之中砥柱屹然
疾風之際勁草不獎[illegible]賞有焉今特賜酒二罇以勞之
其懋欽哉始毋廢前功則予汝嘉○時金壇縣丞李思
進亦坐事當逮邑民丁原德率數十人詣闕言思進在
官多善政乞留　上亦遣使齎酒勞之勅曰善善惡惡
人之至情故善者必賞之以為勸惡者必懲之以為戒

非有所私蓋順人心而奉天道况觀前代帝王循斯道者前後一轍故曰國無賞罰雖堯舜不能以治朕紹舊服惟恐有乖比年以來職內外者相爲朋比有司尤爲失職故夙夜憂慮思欲革政而更新之今兹父老丁原德等列狀來奏爾爲政有方士民樂業詞懇意誠咸欲舉留朕聞驚嘆雖古循吏何以加此今特遣使勞爾酒二罇爾其享焉嗚呼朕非私爾特爲民也爾宜慎終如始益勉厥職毋廢前勞則爵賞之加朕皆不吝

八月乙未詔以姜嫄公劉二廟入祀典

邠州請以姜嫄公劉二廟入祀典禮部議按祭法有功於民則祀之姜嫄后稷之母也德淑于聖后稷教民稼

稽澤被萬世。公劉后稷之曾孫。初居西戎。後遷于邠。能修后稷之業。有功於民。誠宜載之祀典。詔從之。

九月乙亥。洞蠻吳面兒等寇古州。命信國公湯和從楚王楨進兵剿捕。

敕征虜將軍信國公湯和等曰。行師用兵。須晝夜愼防。毋輕視蠻人。深入其地。雖有來降者。亦須審察。愼勿輕信。其辰沅寶慶等處士卒。壯者攻戰。弱者運糧。務使軍容整肅。餽餉有餘。楚王尚幼。未能練達軍務。故遣都督劉寧來總宿衛之兵。軍旅之事。卿自裁決。然後啓王知之。

太白經天。○乙酉。彗星見于翼。○丁亥。以翰林院檢討茹

元素爲戶部尚書〇詔修築滹河堤

上諭工部臣曰去年河決臨滹民受其患雖嘗脩築隄防恐不可久宜遣官與布政司都司僉議凡堤塘堰壩可以禦水患者預爲脩治至是有司以黃河沁河滹河衛河沙河所決堤岸丈尺之數其圖計工以聞詔以軍民兼築之

文淵閣大學士朱善卒

先是上御華蓋殿文淵閣大學士朱善進讀心箴畢

上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心生則忮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愨之心萌則巧僞之心伏故人常存此心不

爲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物我之累耳○上又御華蓋殿與羣臣言及治天下之道宋善進曰古者人主致治重在任人蓋任衆賢爲耳目則視聽周乎四海任衆智爲計慮則利澤施於萬民今天下太平惟選任賢才宜留聖慮 上曰然任人之道當嚴於簡擇簡擇嚴則庸鄙之人不進當專於任使任使專則苟且之意不行然必賢者乃可以專任之非賢而專任者必生奸也是任人爲難然人亦有謹於始而怠於終者亦有過於前而改於後者則固不能保其始終惟始終如一者其懷忠報國之心堅如金石安得不任之若匿詐以信懷奸若忠者決不可任也○上又御華蓋殿命大學士朱

善講周易至家人上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使一家之間長幼內外各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治達之一國以治天下亦舉而措之耳朕觀其要只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無閨門之失善對曰誠如聖諭至是善以疾賜歸卒於家

冬十月彗星掃天淵○己丑御製大誥成頒示天下

初元氏以戎狄入主中國大抵多用夷法典章疏闊上下無等政柄執於權臣任官重於部族斷獄迷於財賄黜陟混於賢愚奢而僭上者無罪姦而犯倫者不問辮髮左衽相率而為夷至元天曆之時雖稱富庶而先王之制蕩然矣至順帝荒淫昏弱紀綱益廢內之奸臣亂

政外之強將跋扈典兵者崇空名牧民者無善政任進者尚阿附而輕廉耻讀書者重浮華而乏節行庶績不凝四夷失序加以舞文之吏玩法于上豪強之家兼并于下事無統紀民無定志一遇凶荒而亂者四起由法制不明而彝倫之道壞也　上嘗嘆曰華風淪沒彝道傾頹自朕即位以來制禮樂定法制改衣冠別章服正綱常明上下盡復先王之舊使民曉然知有禮義莫敢犯分而撓法萬機之暇著爲大誥以昭示天下且曰忠君孝親治人修己盡在此矣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頒之臣民永以爲訓

癸巳免孔氏子孫輸作京師者

翰林院待詔孔希善言孔氏子孫有以罪輸作京師者二人上曰大聖之後雖有罪亦當屈法以宥之即命遣還○上諭工部臣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子孫甚微近有以罪輸作者朕聞即命釋之假令朕不知之或致死亡則賢者之後寖以微賤是豈禮先賢之意哉爾等宜加詢問凡有聖賢之後任輸作者依例釋之

丙申築欽天監觀星臺於雞鳴山○乙卯湯和平古州詔楚王楨還國

征虜將軍信國公湯和等進兵古州分遣將士討上黃洞以計誘擒吳面兒械送京師誅之諸洞悉平凡俘獲九溪等處蠻獠四萬餘人尋詔楚王楨還國和等仍駐

兵撫輯其民。

擢宜興縣主簿王復春爲常州府同知、以其不肯朘民之利以徇上官之欲、陞常州同知、仍遣

庶吉士楊靖齎勑勞之。

十一月甲戌以進士秦逵爲工部侍郎〇十二月癸卯以

庶吉士楊靖爲戶部侍郎〇丙午詔舉孝廉之士

上諭禮部臣曰、朕向者令有司舉聰明正直之士、至者

多非其人、甚孤所望、朕聞古者選用孝廉、孝者忠厚愷

悌、廉者潔已清脩、如此則能愛人守法、可以從政矣、其

令州縣、凡民有孝廉之行、著聞鄉里者、正官與耆民以

禮遣送京師、非其人勿濫舉。

巳酉擢建陽知縣郭伯泰爲泉州府同知縣丞陸鎰爲福州府通判

以其爲政。不避權勢，故皆陞用且遣使齎勅諭之勞以酒禮。

江左陸琳之覆校

昭代典則卷之九